

视野

隔空重逢朱自清

□陈永军

朱自清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，毋庸多言。其代表作《背影》曾影响过无数读者。我对朱自清先生的认知，几十年间由远及近，为其文，为其人所深深吸引，最终走了“进”去。

初次接触朱先生的作品，是初二语文课本中的《背影》。彼时年少的我，涉世尚浅，除了有颗倔强而叛逆的心，对人情世故哪有体会？反复诵读该文，本是学业所迫，再读也味同嚼蜡。现在想起，那真是对先生莫大的不敬！

后来，陆续读到《匆匆》《绿》《春》等，那轻盈的舞女、善歌的盲妹跃然纸上，渐渐体会到先生美文的韵味，也慢慢喜欢上了先生的文章。

再后来去扬州求学，在浦口火车站转车时，突然想起《背影》文中提到“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”，便是自己转车的地方。想到此，不由得逗留了一会，四处转寻。

到扬州后，遍地的诗词，让我领略到这一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。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记录了古城曾经的繁华富庶；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展现了扬州独有的妩媚风姿。李白、杜牧、欧阳修、苏轼及“扬州八怪”等在此地留下的诗词书画，闪耀着绚丽的文艺光芒。平山堂、瘦西湖等名胜，游之则如同视觉盛宴；何园、个园则似特色小吃，细品皆能怡人心肺，每每让人流连忘返。

忽一日，有同学提议：“扬州有朱自清故居，何不一游？”我欣然同意。在古城中几经穿梭，终于在一处青砖瓦房前驻足，门边几个大字赫然入目：朱自清故居。于是轻轻移步入内，怀着一颗虔诚的心，细细地在故居中搜寻先生曾经的影子。

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江苏东海，六岁时举家迁至扬州，并在此长大。用先生自己的话说：他家跟扬州的关系，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“生于斯，死于斯，歌哭于斯”，并且说到自己一大堆扬州口音，就是招牌。

从故居中一张照片得知，原来朱夫人陈竹隐和我同姓。霎时间，自我感觉与朱自清一家颇有亲缘。扬州也算是自己的第二故乡，我与朱先生的关系也变得近了。一边游历故居，一边回想与先生隔着时空重逢，就像与先生齐步并肩一样，似乎比周围人更加高大起来。一想到这里，一种自豪感充盈全身，感觉自己就像个气球一样膨胀而要飘起来。

此后，每当重读朱自清的文章，眼前似乎都会出现先生的身影，也会有更多的体验和收获，由此也感觉自己与朱先生的心日益接近。

然而真正让我深入了解朱自清的，却是他的另一篇文章《白种人，上帝的骄子》。这是一篇极伤自尊从而让其冲冠一怒的文章。

文中写到：暑假在上海电车里，遇到一个白种的孩子，不过十一二岁的光景。白中透红的脸颊，金黄的长睫毛，显出和平与秀美。不由得爱心大发，两次三番地看着那孩子。

然而到站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：那小男孩突然将脸伸过来，“咄，黄种人，黄种的支那人，你看吧，你配看我！”一张稚嫩、和平、秀美的脸霎时间变得粗俗而凶恶。

这一突然的恶语袭击，使得朱先生“张皇失措，严重的压迫感让我呼吸不能自由。失去了自尊让我无比愤怒，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”。

读到此处，我顿感别样的朱自清站在我面前：以前那位中等身材、浓眉短发、戴着圆框眼镜、举止文雅的他，突然变成了家国情怀、民族自尊而一怒冲冠的钢铁战士！

此刻，我何止是走近了先生，我更是走“进”了先生的内心，触及那铮铮作响的一身傲骨——中国人最硬的铁骨。

我确信了，他就是我们的民族脊梁，饿死不食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先生。

序与跋

文化根祖地 楹联擎旗人

——杨振生《大河东诗联书画》序

□岳民立

河东，既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，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生的集聚地、根祖地。这样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于赓续，在于传承发展。在持续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古河东这块沃土上，曾经孕育了大批志士仁人，为之不懈付出，其功绩可彪炳史册，而进入新时代，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滋润下，更加茁壮地成长起来。“当代楹联河东流派”领军人杨振生，就是其中突出的优秀代表。

新领域

杨振生先生对河东文化的传承发展贡献，体现在诸多方面。其核心是在诸多的文化门类中，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领域，即“诗、联、书、画”“四位一体”。这是首例、独创、全新的领域，是不具备相当精湛综合艺术能力的人难以实现的。这里，我不对四个方面的艺术一一细述，只列举一下楹联文化，就可见一斑。杨振生先生不仅是全国知名的楹联家，还是河东楹联界的“中坚”、顶梁柱。他的卓越贡献是在中国楹联文化史上“开坛立派”，创立并建成了在全国联坛独树一帜的“当代楹联河东流派”，填补了历史的空白。他理应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军人，是他鼎力谋划、运作、带动，才使风靡全国的“运城楹联”的四个体系（理论支撑、语言风格、梯队传承、对外交流）日臻完善，名扬全国联坛。杨振生的楹联作品优秀，尤其是《为时势而歌》佳作，大气磅礴，突破了联界一些禁



样的。杨振生先生对大河东文化的突出贡献，还在于创立了“诗、联、书、画”“四合一”的新形式、新载体。这是智慧、技能、特长的综合展现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空间的全新拓展，更形象生动，更活灵活现，易懂易用。这是品位升华，是艺术延伸，更是四门独具特色的艺术优长的深度融合，魅力迸发。这样的实践，让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喜闻乐见，更容易被大家认知和流传。

新人物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，是大众文化，需要大面积的普及传承，而传承发展的重点在于既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，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素质人才。我们从杨振生先生对河东文化的系列创新、发展、贡献中，看到了一位勤奋、多元的全面高素质艺术人才的形象和品位，看到了一位有多种文艺细胞的强者。在杨振生身上有着一一种普通人难以逾越的艺术境界、艺术精神与技能的聚光点，随时随地绽放光芒。他的艺术道路、艺术精神和品质，也铺就了他的艺术之路。引用受人尊敬的孟会长的至理名言，“我们这个时代是辈出文化巨匠、楹联巨匠的时代”，杨振生先生就是朝着孕育“巨匠”的高峰踔力攀登者、奋斗者。

河东文化需要千千万万的奋斗者浇灌、维护，更需大批有志者的传播、传承，发扬光大。愿杨振生先生，捷足先登，勇当先锋，演绎出更为精彩丰富的艺术人生。

新实践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其表现形式是极为丰富和多

意图



经典语录

你要描写一个动作，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动词；你要描写一种形状，就要找到那个唯一的形容词。

——福楼拜

易得的幸福无法持久，这点体会更多的是源自教训而非经验。

——马尔克斯

书斋

节

□杨无锐

竹子向上生长，每到一定高度，就遇到一个“节”缠之束之，然后继续生长，继续缠束，终至挺拔凌云。

对此，现代植物学家自有解释。古人则相信，这是某种启示，某种关乎生活的启示：生命必须生长，而恰到好处好处的缠束，亦为生命生长之必须；适时得宜的缠束，给生命规范了正确的方向和形态。

竹节对竹的缠束，便是适时而得宜的。适时，它不

干扰竹的生长，却又有节律地出现；得宜，它的出现使竹的生长不致因恣意而偏离轨道。

对于这样的引申，现代植物学家定然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加以驳斥，或一笑置之。可在古人那里，此类关乎正当生活的领悟，才是要紧而迫切的。现代植物学家可以清晰地分解与生活无关的竹节的性状。古人则更愿意从竹节那里获得生活的启示。

（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《其实不识字：在汉字里重审生活》）